



## 归山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代凤

手中那件白大褂，被我洗了17年，早已不是当初那种鲜亮的纯白色。它成了一种柔和的、泛着些许青灰的月白色，像被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浸染过，又像被无影灯长久漂洗过。我的耳朵，早已习惯了监护仪单调而揪心的滴答声。

所以，当那纸调令在深夜里抵达我手中，字迹指明一个陌生的乡村时，心里泛起的，竟不是同事们那一片“可惜了”的叹息，而是一种奇异的、水到渠成的平静。我本来自山野，如今山野唤我回去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圆满？

1

下乡那天，吉普车像一叶扁舟，在无边的云雾里盘旋、浮沉。车窗紧闭，仍觉得有湿湿的凉气渗进来。司机打破沉寂，指着窗外说：“瞧，大鹏展翅！”我凝神望去，只见远处苍黛的山脊在云海的翻涌中时隐时现，那起伏的轮廓，果真像极了一只敛翼歇息的巨鸟，沉静而又蓄满了力量。那一刻，我心里豁然开朗：人生在世，许多时候，并非我们在选择道路，而是道路在选择那个它认为合适的行走之人。

我的新生活，是从被露水打湿的裤管开始的。晨起巡山，沿着蜿蜒的土路走入林子深处，路旁的杂草高过膝盖，每走一步，便是一阵冰凉的潮意，透过薄薄的衣服，直贴到皮肤上。这沁人的湿润，忽然让我想起产房外，那些新生儿响亮的初啼，他们身上也带着这般清冽的、属于生命原初的甘露气息。老护林员走在前面，背影敦实得像一截老树桩。他教我辨认防火道的走向，我看他的手黝黑、粗糙，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裂口，像一张微缩的、饱经风霜的山峦等高线图。“树长得太密了，就得间伐，透光、透气，才能成材。”他一边用柴刀利落地劈开拦路的荆棘，一边慢悠悠地说，“人呀，也一样，得懂得给自己留点空隙。”

那年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。夜半时分，雷声像巨鼓，在屋顶擂响，我举着昏黄的

手电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查看险情。雨水如瓢泼，砸在雨衣上噼啪作响，山路已成泥泞的溪流。四周只有轰鸣的水声充斥天地。在这自然的巨大咆哮里，我忽然想起在医院值班的无数个深夜，那时，我守护的是一个个孤立而具体的心跳。而此刻，我倾听并守护的，是脚下这整座大山的、沉雄而博大的脉动。那一刻，职责从精微走向辽阔。天亮时分，我一身泥水回到镇上，灶上却温着一壶姜茶，掀开盖，热气扑面，几颗红褐的枣子在茶汤里载沉载浮，像一个个小小的、温暖的救生圈，瞬间将我从风雨的寒凉里打捞上来。

2

筹建农家书屋时，我特意选了村里那间最老的木房子。阳光从木格的窗棂透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梁上有燕子筑巢，呢喃的软语，与角落里翻动书页的沙沙声，奇妙地应和着，成了书屋最动人的背景音。孩子们挤在一处，脑袋凑着脑袋，看那本彩页的《昆虫记》；老人们戴着老花镜，在灯下细细地寻觅养殖獭兔的手册。某个夏日的黄昏，我看见平日里那个沉默的、满脸风霜的放羊汉子，正倚在书架边，捧着一本泛黄的《诗经》，他粗粝得像树皮的手指，极为虔诚地抚过那一行诗句——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我心里蓦地一动，仿佛懂了古时庖丁解牛的道理：好的政策，不该是锋利的、冷冰冰的解剖刀，而应像庖丁手中的利刃，顺应肌理，游走于骨隙之间，“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”

深秋，山风已有了寒意。我走访一户贫困户，为他们办理新的医保手续。家中只有一位老妪，她从炕席下摸索了许久，掏出一个薄薄的存折，外面用褪色的蓝布包了三层，解开时，手指微微发抖。“党的政策好，俺知道。”她颤巍巍地在表格上按下手印，浑浊的眼睛望着我，“娃娃，如果你们常来坐坐，更好。”

那一瞬间，我触摸到了政策文件铅字

以外的、活生生的温度。这恰如《庄子》所言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呴以湿，相濡以沫……”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而言，他们需要的，不仅是救命的政策活水，还有困境中人与人之间不离不弃的、温暖的水汽相濡。

常有旧识问起：“从城里的三甲医院，到这偏远的穷乡僻壤，可曾有过一丝后悔？”我总是不答，只是指着山间那些舒卷自在的云给他们看。陶弘景说：“岭上多白云，只可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这山间的云，出岫无心，归山却有意。我渐渐明白，在手术台前，我是解除具体病痛的医者；在这苍茫山野间，我愿做一个守护万千生灵的赤子。就像山涧的溪流，它从不计较容身的河道是什么形状，只是随物赋形，或奔流，或潺湲，其中的真自在，远非固守一隅可比。

3

我最爱暮色四合时的辰光。站在稍高的坡上，看家家户户的屋顶升起炊烟，那淡淡的青色烟霭，与天边绚烂的晚霞渐渐交融，不分彼此。鼻尖能嗅到这家煮新米的饭香，那家炒野笋的油香，所有的气息，都在温暖的夕光里，织成一张巨大而柔软的网，将整个村庄温柔地笼罩。

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旧日的同窗，越洋电话那头，背景音是都市特有的喧嚣。“刚做完一个跨国并购案，累瘫了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成功的疲惫。山里的信号飘忽不定，我们断断续续地交谈，像是不同纬度的候鸟隔空鸣叫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他守护的是资本与市场的滔滔江河，我守护的是生命与乡土的厚实土壤，看似迥异，实则都是这天地运行间不可或缺的节律。

今年逢着春旱，田地龟裂，我带着村民四处寻找水源。几乎寻遍了所有可能的洼地，皆无所获。最后，在一处岩缝深处，我发现了一线极其细微的湿痕。扒开

乱石，俯耳倾听，竟有潺潺之音。一位随行的80岁老山民，激动地用沙哑的嗓子，唱起了我从未听过的、旋律古朴苍凉的找水古谣。歌声在山谷间回荡，那一刻，我心中忽然一片雪亮。庄子行走于山，借栎社树论“材与不材之间”，我以往总觉是明哲保身的无奈，此刻方悟，这或许更是一种“用”之大境。便如眼前这山泉，它细小，看似无用，可以悄然润泽一株倔强的野花，亦可千回百转，汇入远方的江河，成就其浩荡。它看似无用，却是这片土地上一切生机的本源。

4

如今，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，压着几片巡山时采来的草药标本。其中一片是当归，那交错的根系虽已干枯，却依然散发着一种沉郁的芬芳。这名字起得真好——当归！这让我想起“归墟”的古老传说，说那海底有无底之谷，是百川归往之处，它看似虚空，却蕴含了造化的所有秘密。

我们这些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基层工作者，或许也正像是在编撰一部新时代的《山经》，记录着这里的草木、人情与变迁。字句平凡，甚至琐碎，却或许是这个民族血脉里，最坚韧、最深沉的那些根系。夜半时分，提笔写工作日志，总习惯先沏一杯茶，只七分满。看那卷曲的干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，复原成一片片鲜活的碧色，载沉载浮，像极了我走过的年岁。那三分，留给城市里17年的记忆，消毒水的气味和生命的争分夺秒；这三分，献给山野9年的晨昏，露水、炊烟与古谣；最后那一分，我愿它永远空着，盛着清明的虚空，以迎接下一个，需要我奔赴的、湿漉漉的黎明。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虚舟”之境吧？无所束缚，无所滞碍，以空明的心应无穷的变，于是每一次触碰，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，留下真切而独特的生命刻痕。

## 不朽的伊阙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傅建林

初闻“伊阙”二字，是在高中历史课本里。彼时只知其名，未识其地，仅记得秦将白起在此大破魏联军，那场大战是大秦叩开中原的开篇序曲。年少的我，未深究战史的铁血，却独独被这两个字攫住了心神——伊阙，唇齿相叩间，似有古水潺潺，又含山阙巍巍，音韵婉转，余味悠长，竟成了心头一份莫名的牵念。

初抵洛阳，原是为龙门石窟而来。待行至石窟山前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却不是“龙门石窟”的匾

额，而是“伊阙”二字，笔力苍劲，嵌于山石之上。那一刻，心头惦念的迷雾骤然散尽：原来这魂牵梦萦的名字，竟如此真切地扎根在洛阳的山河里。

洛水之北为阳，洛阳初建，便因地制宜，洛水之北得名。至隋朝扩建，伊水已横亘城南。沿伊水南行二里，两岸群山兀立，形如天门——东为香山，西为龙门山。隋炀帝营都洛阳时，见此山形如阙，又临伊水，便定名“伊阙”；而“龙门”之名，更藏天子气象，遂成后世通行之谓。《水经注》早有记载：“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，两山相对，望之若阙，伊水历其间，故谓之伊阙。”神话与史实在此交织，给这方山水添了几分悠远。

隋炀帝定下的“伊阙”之名，或许未曾想过，日后会因一位女子，绽放出千古不朽的光华。那位改写历史的女子，便是武则天。传闻她见伊阙山石灵秀，忽

生佛兴，遂斥两万贯脂粉钱，命工匠开凿佛像。这一笔倾注，竟造就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——卢舍那大佛。

站在卢舍那大佛脚下仰望，佛容丰满圆润，端庄祥和，既有佛陀的慈悲庄严，又有女子的温婉柔美。佛像背西面东，每日迎朝阳而起，送落日而息，仿佛这位女帝将自己的精神魂魄，永远定格在了伊阙山水间。她将肉身安葬于咸阳乾陵，陵前双峰如阙，神道纵贯，却立一块无字碑，不着一字，尽胜千言。功过是非，留与青史评说，这份豁达与魄力，恰如伊阙山水，静默却自有力量。

穿过伊水，便登香山。初闻“香山”二字，竟有片刻恍惚——惯闻北京香山之名，未料洛阳亦有此山。信步漫游间，忽见“白居易墓”指示牌，心头一惊，随即释然：哦，他本号“香山居士”，生以香山为号，死以香山为眠，或许这是他宿命般的归依。白居易，这位被称作“诗魔”的唐代大诗人，留存诗篇数量冠绝盛唐。“魔”之一字，恰是他嗜诗如命的写照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道尽天涯沦落的共情，让多少失意人泪湿青衫；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，描摹倾城之姿，让多少痴男女黯然销魂；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藏尽生命的坚韧哲理；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写尽知己相聚的温情；而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

愿天寒”，更见他对苍生的悲悯。

白居易的墓在香山琵琶峰上，砖砌圆墓，形如覆釜，黄土覆顶，荒草萋萋，墓碑上“唐少傅白公墓”六字，古朴凝重。琵琶峰之名，一说源于《琵琶行》，另一说因山峰形似琵琶，天然与诗魂暗合。是天意，亦是诗人与这方山水的不解之缘。

回溯千年，伊阙的每一寸山石、每一缕流水，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。大禹挥斧疏川，劈开龙门通伊水；白起挥师鏖战，奠定大秦一统基业；隋炀帝营都定名，让伊阙融入王朝气象；武则天凿佛立像，将精神定格为永恒；白居易结庐长眠，让诗魂永驻香山。

站在琵琶峰顶远眺，伊水如带，两山如阙，卢舍那大佛的剪影在夕阳下愈发清晰。武则天的雄才、白居易的诗心，早已随岁月流逝，但他们的精神魂魄却与伊阙山水融为一体。山不朽，水不竭，伊阙便不朽；伊阙不朽，那些曾在此留下印记的灵魂，便永远鲜活。这份不朽，穿越千年风雨，惠泽华夏大地，亦在每个踏足此地的人心中，种下一份对历史的敬畏、对人文的眷恋。